

松石齋主署

抱潤軒文集

卷七至卷十一

抱潤軒文集七

桐城馬其昶通白

哀祭

許宏聲哀辭

丙戌

許翁成嘉字宏聲少習舉子業屢黜於督學試會寇亂初定江南郡縣彫喪吾邑人多往江南耕田占籍者翁遂發憤走廣德州試爲諸生已而棄去爲醫予與翁相識在友人阮仲勉家翁爲人治病必時其減劇爲憂喜餽之財物則面赤仲勉疾殆甚翁診之投劑不卽瘳則私流涕予見翁長者也與之語溫然翁時年六十餘問翁父母物故幾何歲矣翁泣下不能語予心異之自是時時來予家翁喜

言神仙因果事日誦世所傳感應經陰騭文等十數萬言  
口不及人過每來予齋中久坐極歡卽客至啜焉睡去默  
誦其所習十數萬言者不以慢客自嫌也其論人物必及  
予與仲勉日再三言人或謝曰已知矣翁默然頃之復言  
如故夫人處一鄉邑之中率未覩天下賢儔見其人或稍  
異乎眾不爲苟賤無恥之行卽驚爲殊絕宜也然而世之  
狃於同而謗所異者何也嗟夫土方少年未遇抱獨行其  
不爲人所忽易幾希矣乃翁所好惡如此而今其又死也  
予安能無悲也邪翁生而羸壯而漸盛逾七十不減其壯  
時自謂當得大年今年夏與予一見及秋高仲揆來言翁  
死矣述其病革爲遺令戒子孫勉爲善且謝予相知誓死

不能忘也予曩戲言君善行日積異日當爲作佳傳今未  
得事狀不克傳乃先爲文以摠予哀云

吳先生日前幅寫  
生入妙中間感論

處尤有  
遠神

祭外舅竹山府君文 庚子

維年月日總服甥馬其昶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頓首  
敢昭祭於外舅竹山府君之靈嗚乎舒桐之鄉靈淑蟠會  
仍世有聞惟姚氏最憲臣蹶起活我黎萌援鶉惜抱羣流  
慕傾暨暨按察樹立崢嶸我始髫鬣議連高門安福之子  
按察之孫先子命我是翁可人誰不宦富乃宦彌貧卜云  
不諧別締於張未偶而隻前要敢忘實命自天顛倒萬千  
或虧或成匪卜之愆就盥皖湄骨肉百年燾我畜我納我

以規愛分子半誼則視師廣坐高譚默不一詞斂身退讓  
遇詩大恣招挾肝腎人莫吾知窮老到官不名一有曠世  
之抱屈此奔走古上庸地孟達悲吟堵水回險賊魄悽心  
冥冥高鴻浩然投劾壯子晨駕瘴毒宵迫抑豈其中有不  
自得承凶萬里然疑難揣欲號仍猜有隕如瀾計先子亡  
逾時十載孤立茫茫猶恃公在嗚乎已矣天穹地長睠懷  
恩紀如何可忘尙饗

吳先生  
曰警拔

祭姚氏妹文

丁巳

維年月日兄其昶謹遣男根碩備酒脯時羞之奠致祭於  
姚氏妹之靈曰烏乎吾寡兄弟同氣之親一姊兩妹今以  
衰齡遠客承爾凶問心焉摧割如何可言爾年十七作嬪

名門勤家黽勉上奉重闈不以才能自見亦無過咎詩曰  
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爾其有焉迨後夫子學成爲世儒  
宗兩子皆才迎養京邸而爾性醇靜不樂遊嬉凡親族過  
從之情話珠玉錦繡之珍飾何嘗流連玩賞快意當前乎  
家門鼎盛蕭然不有人欽其德亦私訝其非宜今果然矣  
前歲兩甥凋殞愍默自傷吾固知爾之必不能支何期去  
秋分手乃便永隔人生直寄耳念二親亡逾廿載爾今獲  
侍且得撫爾子女於地下若靈爽有識豈復戀茲塵世吾  
近讀佛典悟無生之旨欲遣哀樂媿不能然千里馳辭妹

其尙饗

黃鶴雲翼曾曰語根  
至性簡質似秦文

抱潤軒文集七

抱潤軒文集八

桐城馬其昶通白

狀疏書

請歸宗改襲狀

戊子

竊職祖河南汝寧府通判馬樹華與本生祖樹章爲同產兄弟本生祖生職父起升叔父起恆通判生霍邱訓導起泰叔父起益訓導獨以適長相承八世於繼別爲宗子旣服官年四十早世無子宜立後時叔父起益幼未娶期功無可後咸豐五年職其昶生職祖卽命嗣訓導爲主後自職後訓導三十四年職父生子皆殤叔父起益生四子今職嗣母吳氏喪葬事皆已畢本生父母又不幸相繼歿垂



絕流涕言必得親子兼祧職自痛襁褓出後今所後祖已  
有孫四人而本生無別子職年逾三十未有子息大懼一  
身無由奉兩宗之祀揆諸二祖九原之心必有悽惻怛悼  
不能自釋者苦塊迷惑罔知義例誠不勝大願願專嗣本  
生而叔父起益亦願以子其昂繼大宗比哀懇族長定議告  
祭先廟俾其昂承受遺產惟通判咸豐初在籍殉難七年  
蒙恩給雲騎尉世職職長孫承重同治二年遂循例襲職  
光緒元年復以文生兼襲今其昂旣嗣訓導後職退繼還  
本生宜並退世職歸其昂承襲於朝廷矜忠教孝之意誠  
無所悖謹取具宗圖冊結呈請鑒核哀憐據情題奏改正  
襲典以重宗支無任悚切待命之至謹狀

吳先生曰通伯  
此舉有讓爵之

高無與爲人後之累可謂仁禮兼得矣文亦勁  
厲簡直卓然可傳陳伯嚴曰質茂爲漢人之遺

宣統二年上皇帝疏

庚戌

竊臣賦性迂疏無裨世用光緒三十三年詔求人才安徽  
巡撫臣馮煦猥舉臣應明詔自知才力淺薄徘徊卻顧未  
敢卽行本年應學部之招編緝禮經課本適吏部奏請考  
驗續到人才交遊敦迫以君臣大義相勗因隨同報到特  
旨以學部主事補用觀政兩月卽蒙恩實授職卑例不得  
言事惟念朝廷旣施殊異之恩時事又值阽危之際苟隱  
情惜已抱其愚忠而不上達爲罪滋甚敢昧死竭拳拳方  
今朝廷發憤圖治罷科舉興學堂獎遊學設巡警廣徵兵  
勸工業啟商會變刑律改官制開諮議局許地方自治甚

至損獨裁威福之柄定九年立憲之期宜若富強之效可  
觀矣而天下乃反岌岌不終日此何故也則以凡事務其  
虛名而百姓受其實禍也蓋天下之窮甚矣王制曰國無  
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  
其國今非特無三年之蓄每歲出入相較虧短四千餘萬  
逐年籌備憲政則逐年增出又不啻數十百鉅萬夫無三  
年之蓄已曰非其國况虧短至數十百鉅萬而可以爲國  
乎夫辦事必先籌款度支無款應付固一事不能舉行儻  
度支竟能應付其爲禍烈更不忍言何則度支總全國之  
財政請款於度支度支無款也則索之於督撫督撫亦無  
款也自清釐財政後其進款之數旣已周知出款之虧方

求補助更何能橫索之邪度支無款督撫無款而事又非款不辦則其所應付者仍是多方搜括虐取於民耳夫今日之民尙堪虐取乎甲午庚子一再賠款至數千兆民間膏血已罄重以各項新政之加捐銅元之耗折物價騰踊富者日趨於貧貧者至不能存活流離滿塗盜賊蠡起去歲南方收成歉薄並非巨荒而臣之里中已有全家饑餓赴水而死者詢之他處亦復有然夫人至饑寒迫身雖父母不能有其子情甘就死惟老弱良懦則然桀暴之徒便生異志況革命風潮日益加甚鹽梟會匪散勇游民椎剽無忌善良者惴惴不自保天下已亂矣特大眾未屯聚耳臣非敢以危言悚聽今在朝之士各行省皆有其人監國

攝政王御朝之暇試進而問之各該地方物力尙不凋敝  
乎民生尙可自給乎盜賊尙不充斥乎則恐臣之所言猶  
未能道其百一也又試進諸臣而問之比年所行新政成  
效若何教育果普及乎巡警果有益乎徵兵果足恃乎工  
商之業果發達乎自治諮議局果得人乎臣又恐各省奏  
報之所言百未能有其一二也天下之患莫大乎是非利  
害顯然明白而朝野上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盡吾國  
舊政是古聖君賢相及我朝祖宗所行之而效者然流弊  
至今日而極不以實心行實政此其失人人能言之今之  
新政亦東西各國行之而效者然而不以實心行實政如  
故也此其失人人知之而勿敢言之卽被阻撓新政之

名而目爲狂怪今上自樞臣疆吏下逮文儒縉紳之彥莫不私憂歎息以爲未來之效茫如捕風必至之患危如厝火而奉行猶恐其不力者督之以至嚴之功令限之以至迫之時日困之以至窘之財政刼之以至新之學說而莫可如何也張皇耳目之舉其聲譽驟騰於報章慎固邦本之圖則譏嘲已徧於眾口如是而求免罪戾其政策之出於敷衍也必矣夫變法大事也立憲政尤創舉也今欲變法而創古今未有之舉而上下承以敷衍之心臣誠不知其可也舊政之失失之因循新政之失失之紛擾因循之失聽民之自生自死而不爲之所紛擾之失日日爲民謀所以生而實迫之以死何則苛斂重而民不堪命也今一

言新政之失則諱莫如深是盜鈴掩耳自絕其新政之機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又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災害亦可謂並至矣炸彈起於輦轂民變兵叛時有所聞水火旱蝗叠見層出厯稽天人相與之故必有感召致此之由當今在位之公卿大臣其存於心者未嘗無公忠體國之志觀其設施則皆財用聚斂之謀豈得已哉百端待舉兼營並進不務財用而不得也利之所在上與下爭內與外爭紳民與官爭爭之而民窮親民之官亦窮國家愈窮遂成災害夫以公忠體國之人迫之使務財用而爲災害於國家臣誠惜之而說者且曰歐美納稅重於吾國人民應盡

義務多取之不爲虐凡此皆亡國之言不可聽也今日中國之民其應享利益何一事可比泰西而獨欲效其納稅臣竊恐憲政成而陛下之赤子無噍類矣人莫不有室家妻子之愛其欲就安利去危殆含生之類殆有同情今不顧室家妻子奮然一逞以阻遏新政非其勢萬不容已詎肯出此諭旨何嘗不嚴切責之曰是皆不肖州縣辦理不善之所致州縣亦人也豈真甘爲不肖哉責以就地籌款而又以籌款激變罪之籌款未有不滋怨毒者民間無衣無食無以爲生而朝程一法出費若干暮釐一事出費若干曰爲爾圖治安養生救死之不暇而責之費無已時治安未覩而民死已久矣州縣親民之職古時所貴今所甚



賤自新政興上下之言籌款者莫不以州縣爲質的同心而射之於是其職非獨賤也貧乃益甚被檄到官哀苦求免夫人生仕宦固以試其所學亦欲自贍身家若官累私虧因而加重自謀無術何暇治民賢者乃潔身思退中材錄錄豈能自守是直迫之使爲不肖賢者退而中材不能自守察吏之術至此亦窮此眞天下之大患也是故今日之四民至窮者農人也今日之百官至窮者親民之官也親民之官窮而民愈不可問矣堯舜禹相授受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四海窮而天祿遂終可不懼哉故臣願陛下施行新政首戒搜括民財確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訓力挽近時浮靡浪費之習先求節流乃言開源開源之道在興